

序詩——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我中心許多話說；

我的話語是一串苦珠。

苦珠生長在我小時的家鄉。

悄悄地開着暗綠色的花朵；

秋風吹着時，吹着廬山，滿野地紫銅色的小果實。

過多快了，我們盼着姑婆婆早來，

她給我們烤這又香又苦的小珠子，

苦珠會着火爐裏爆出辟扣的聲響和綻亮的星光。

於是，我的都跳蹦蹦，驚喜，

剝吃心愛的苦珠，又聽姑婆婆講不完的走長毛的故事。

石頭河緯夫歌

石頭河（註一）呀！

流在洞庭湖的身旁。

你以爲，洞庭是多麼浩瀚，洪朗？

殊不知那浩瀚的河水就是石頭河的血汁；

而洪朗的

是多少年代

這河上勞動的子孫們的繹歌，

——那動人心魄的控訴！

從春頭起，

桃花泛（註二）就沒有漲紅過這蒼白的河面。

夏去秋來，

河水是幾滴偷落的枯乾的眼淚。

到十一、二月的西北風

吹打河身，

河水就蜷伏在石頭的懷抱裏鳴咽。

可是河呀！

在這古老破舊的河床上生育過多少兒女。

水苦，山蠻，

一生都靠着河辛苦地帶大。

船，就是河

一代，一代又給他們的

一條飄遙的活路！

說起行船哪！

馬亂，兵慌。

打仗，打仗……

咱中國就像那破算盤子，

老打不清的一筆混帳。

一年三百六十天運糧，運草，運給養……

拖差——就住定是民船的孽債。

打鬼子，

運彈藥，軍需，

爲抗戰，

船家也甘心出一份力。

但如今

抗戰是個惡夢，

勝利成了災殃；

一切，一切都搞垮了。

復了原的就只有內仗。

運美國軍火。

運兵打××黨，

拉差的吆喝又像日本機關鎗掃射河床；

拉差人翻轉了老虎皮上太陽旗的舊勳章，

指一指額頭上白口青天

——老子！今天的命令是中央！

船老板先押到清鄉隊部，

鎗口抵住胸脯。

辦一個保，

還要填一張五家連坐的單據。
手印要一個，一個打得清楚。
去的，保證他半路不許偷逃；
不肯去的，
誰敢保他不是「反動份子」？

船快地開呀！

船老板低下頭
狠狠地解纜。

呆望着河，

呆望着黑壓壓的石頭尖，
他打直了眼。

——一滴水，一滴黃金，

全靠的哪，是幾把繮。

喊聲啊！

頭篙，邊篙（註三）向兩幫都喊過；

有的是，又給拉丁了；

有的又說打東洋還沒有還鄉。

這年頭，這地頭，

拉繹的也到處荒。

拉！拉呀！

一條繩一連串起枯瘦的身，

一連串起生活的厄運。

竹轡子（註四）是繫在肩膊上的紫銅箍，

倒背兒（註五）像年青姑娘發育的日子，

頑固的老奶奶逼人束緊的胸布。

潮斷腰咬着雙唇；

默默地用顫抖的指尖撫過河灘

苦痛就讓它暗吞。

拉！拉呀！

河水永遠帶着不平的激流。

拉過淺灘又是沙洲。

大灘過了小灘無數。

善灘（註六）何曾有半點笑容？

惡灘（註七）才叫你觸目驚心。

啊！又來了！

那來的是烏龍戲水，（註八）

這著名的灘險

連閻羅王也三分怕。

開頭就該敬個老爺（註九）

起碼要先打一次大神輻（註十）

拉鑿的手都鬆了。

繩子闖高高掛上。

——哼！解脫！

憑着天

憑着這石頭河，

那個敢白白地

拿條命和它打賭？

船主也說不動人情。

冰冷的心比石頭還硬。

——好啊？

諸位 辛苦！

機關上辦公有特別獎金，

政治部的委員睡覺也有夜點費。

拉呀！加工！

諸位！船到了，總不叫你們吃虧。

聲音忽變像六月的涼風

吹開了這一灘的熱鬧

拉！又是拉呀！

仙人劍（註十一）開闢歸龍的水道。

巨浪飛拍數十丈藍天。

拉！要三籟九叩地向着劍頭，

莫絲毫斜伺。

縛要緊，也要鬆；

轡子圈一面收，一面放。

但是，

誰在想桃花江的風流？

誰又在偷看那被太陽調戲紅了臉的羞山（註十二）？

繩子被烏龍一口咬了，

人和船一起拖翻。

仙人劍舞起了銀花浪。

浪的鞭子往人的頭上抽。

担心的還是船呀！

捨了命要先把船搶救。

河水毫沒有留情。

風險節節地高了，節節地深。

一身的血汗被波流淡淡地沖開。

又被滾滾的波流飄遠。

河潭涼透了心底。

搖櫓曲再唱不出輕快的韻調

但跟着頭簪

也要把喉嚨喊破。

河風又帶來夜暗的悽寒，

四岸是汪汪的狗哭。

日晒夜露，

誰個真是不壞的金鋼？

陰擺子（註十三）纏着人又顫又抖，

雙手再舉不起那千斤的纜圈。

而石頭河也累了，

河灘漸漸地散開，緩緩地流。

偷個閒悄悄地躺到船底，

抱住病就算是自己的親人。

——嘿！你裝死裝瘋。

這一段反挨了幾十程，

快拉！快拉！

眼前沒險也沒灘。

噫哼！想要皮鞭還是要大板？

老子，現在再不怕你們刁鑽。

狼子又吼了。

而牠再也不提敬老爺，

也不再說打牙祭。

工錢祇是混了吃的，

那吃不飽的

辛苦的肚腹。

啊！世界越變越是這樣的兇嗎？

終不值錢，

人更不值一張破紙！

下苦力的行業

活該是這麼冤？

啊：用血汗來換生活

生活就是這石頭河？

石頭河上的這條繩

把人和下賤，飢寒，勞苦永遠綁着；

綁着在鎗桿子下

永遠抬不起頭地爲誰奔波？奔波？

.....

啊！這慘慘的船家！

這漫漫的石頭河！

拉得人血盡皮乾，

拉不盡的是要命的軍火。

咳！管什麼？

拉呀！拉呀！拉呀！

拉起這一條繩，

一連串起憤怒的身，

一連串起火燒的心。

——拉呀，

拉翻這一船黑貨，

填平這凸凹的石頭河。

拉呀！拉呀！

生在石頭河。

死在石頭河。

今晚在這河床上的命運還由我們自家管着。

明朝，不必幻想那迷人的大碼頭。

這狼心狗肺的狐狸眼看就黑了良心。

明朝的大碼頭

就是洞庭湖上用魚米蓋起來的
餓死好漢的牢獄。

噉噉噉………

拉！拉呀！………拉呀！

拉翻這一船黑貨

填平這凸凹的石頭河！

透口氣，

換一個肩呀，

轉轉方向。

——嘿！夥計！快呀！

要翻一個身啊！

快翻身把這條繩拉向遠方！